

詩集傳名物鈔

一



詩集傳名物鈔

二



詩集傳名物鈔

三



詩集傳名物鈔

四



23233

詩集傳名物鈔

一

許謙撰

中華書局

20233

詩集傳名物鈔

二

許謙撰

中華書局

23393

詩集傳名物鈔

三

許謙撰

中華書局

20331

詩集傳名物鈔

四

許謙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詩集傳名物鈔 四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詩集傳名物鈔

此據金華叢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重刻詩集傳名物鈔序

吾郡理學之傳，莫盛於宋。迨元延祐中，許文懿公以講學名一時，而薪傳賴以不墜。世所稱白雲先生是也。是書多採用陸德明釋文及孔穎達正義，未嘗株守一家，故名之曰鈔。謹案本朝四庫書目提要，稱先生受業於王柏，而醇正則遠過其師。研究諸經，亦多明古義。故是書所考名物音訓，頗有根據，足補集傳之闕遺。至卷末譜作詩時世，其例本之康成，其說則改從集傳。蓋淵源授受，各尊所聞之義也。今從通志堂經解所刻本校付梓人，仍舊釐爲八卷。先生雖王文憲弟子，而於文憲所刪國風三十二篇，獨疑而未敢遽信，正足見其是非之公。視彼磳磳然別戶分門，而罔知博取於人以爲善者，其相去奚啻天淵耶。此外有讀書叢說六卷，又讀四書叢說四卷，俟覓有善本，仍當次第開雕，俾世之窮經者知所參考焉。同治八年秋九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詩集傳名物鈔序

白雲先生許公益之讀四書叢說師道既爲之序其徒復有請曰先生所論著獨詩集傳名物鈔爲成書嚮聞屢以示子而一二說亦廁子名于其間子曷有以播其說師道竊惟詩之興尙矣當周盛時在下則有二南之風在上則有雅頌之作周公取以列之經幽厲之後風雅俱變夫子於諸國之風則刪其淫邪於公卿大夫之作則取其可爲訓戒者東遷之後王國並列於國風而於商周之初考其遺失又得商頌之類至魯頌則因其所用之樂歌以著其實以是合於周公之所取而爲三百篇若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指周公之經殘闕失次者爾是詩之爲經始定於周公再定於夫子遂爲不刊之典不幸厄於秦火中可疑者多而諸傳不察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宋一二大儒始略出已意然程純公呂成公猶主序說子朱子灼見其謬汎掃廓清本義顯白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叶音韻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略釋而使人自悟破拘攣發蒙蔽復還溫柔敦厚平易老成之舊自謂無復遺恨烏乎詩一正於夫子而制定再正於朱子而義明朱子之功萬世永賴此名物鈔之所爲作也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黃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逮公四傳有衍無間益大以尊公念朱傳猶有未備者旁搜博采而多引王金氏附以己見要皆精義微旨前所未發又以小序及鄭氏歐陽氏譜世次多舛一從朱子補定正音釋考名物度數粲然畢具其有功前

傳嘉惠後學。羽翼朱傳於無窮。豈特小補而已哉。然有一事關於詩尤重者。不可默而弗言。王先生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秦火詩書同禍。書亡缺如此。何獨詩無一篇之失。如素絢唐棣。獮首。鸛柔。先正等篇。何以皆不與。而已放之鄭聲。何爲尙存而不削。劉歆言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蓋聞夫子三百篇之數而不全。則以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足之。而不辯其非。朱子固嘗疑桑中。溱洧諸篇。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賓客。何詞之諷。何禮義之正。不得已則取曾氏所以論國策者。謂存之而使後世知其非。知所以放之之意。金先生屢載於論語考證。謂諸傳皆然。師道嘗舉以告公。公方遵用全經。宜不得而取也。今鈔中二南相配圖。王先生所定者。蓋合各十有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麕。則公固有取於斯矣。以公之謹重。慮夫啓其末流破壞之弊。然卓然有見。寤疑辨惑。如王先王之言。使淫邪三十五篇。悉從屏黜之例。豈非千古一快。朱子復生。必以爲然也。惜斯論未究而公不可作矣。姑識于序篇之末。以俟後之君子考焉。至元重紀之五年。歲在己卯六月戊子朔。友生吳師道序。

詩集傳名物鈔卷第一

元 許 謙 撰

綱領

○大序孔穎達疏。嗟歎和續之也。謂發言之後。咨嗟歎息爲聲。以和其言而繼續之也。和胡臥反。
後凡孔穎達疏。雖引他書。但云疏。若今自引他經而下連疏字。則他書之疏也。餘所引書。皆放孔疏例。

○疏亂世。謂世亂而國存。故以世言亡國。則國亡而世絕。故不言世。亂世言政亡。國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舉其民因爲甚辭。故不言政也。○傳疏山於反。數色角反。

治世之人。安於居處。樂於風化。故發爲歌聲。安舒而樂易。聽其音之安樂。則知其世之治。究其原。則以爲政之和平故也。亂世之人。怨其上之煩苛。怒其上之暴虐。故發爲歌聲。怨恨而忿怒。聽其音之怨怒。則知其世之亂矣。求其本。則以爲政之乖繆於常道故也。亡國之人。哀其危亡。思其愁苦。故發爲歌聲。悲哀而思遠。聽其音之哀思。則知其國之必亡矣。推其因。則以民困窮不堪故也。亡國。謂國雖存。將必亡者也。

疏莫近於詩。言詩最近之餘。專莫先之也。公羊傳。莫近於春秋。何休云。莫近。猶莫過之也。○傳艾音刈。○朱子語錄。問謂周公爲先王。恐讀者有疑。曰。此無甚害。蓋周公實行王事。制禮樂。若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語錄。風雅頌。是詩人之格。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之類。風雅頌。

名既不同其聲亦各別。大率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又曰。詩有是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采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美惡。○傳分扶問反。○語錄。關雎麟趾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卻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方是入題說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說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比則卻不入題。如比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說訖。今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又曰。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卻淺。興意雖闊而味長。○語錄。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底骨子。無詩不有。纔無則不成詩。蓋非賦便是比。非比便是興。風雅頌卻是裏面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緯于貴反。串古患反。○子金子下以風刺上。風字只作平聲讀。意好。○語錄。先儒本謂周公制作時所定者爲正風雅。其後以類附見者爲變風雅。爾固不謂變者皆非美詩也。○疏。動聲曰吟。長言曰詠。○害。子金子自直而溫至簡而無傲。教胄子之事。詩言志至律和聲。典樂之事。然教胄子亦以樂也。○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教六詩。瞽矇掌諷誦詩。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注疏。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爲大師。教

之詩教瞽矇也。無目眛謂之瞽。有目眛而無見謂之矇。無目眛謂無目之眛。脈矇謂矇矇然有眛脈而無見也。以其無目無所覩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爲之也。靈臺疏。矇卽今之青盲。大音泰。矇音蒙。眛丈忍反。○史記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漢律歷志。黃鍾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大蕤。三分大蕤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亡射。三分亡射損一下生中呂。西山先生蔡元定季通律呂本原。黃鍾九寸以三分爲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法。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九寸爲黃鍾之實。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故黃鍾九寸。林鍾六寸。大蕤八寸。南呂五寸三分。姑洗七寸一分。應鍾四寸六分六釐。蕤賓六寸二分八釐。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是則宮及黃鍾最長。故聲濁。羽與應鍾最短。故聲極清也。大音泰。族千候反。洗穌典反。應於証反。蕤如追反。亡音無。射音亦。中音仲。○周禮傳。聞古莧反。○論語傳。濱

疾賜反。○語錄問詩可以觀論語集注考見得失。是自己得失否。曰是考見事跡之得失。因以警自己之得失。又問可以怨。集注云。怨而不怒。怒是如何。曰詩人怨辭委曲柔順。不恚地疾怒。○三復息暫反。妻七計反。○語錄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意。謂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自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卻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自家意思中來。終無益。○上蔡泥奴計反。掇都奪反。

國風一

傳○肄羊至反。

周南一之一

傳○雍於用反。辟蒲亦反。○子金子通鑑前編。棄爲唐虞后稷。佐禹治水。教民稼穡。堯封於郃。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用失其官。自竄戎翟之間。不窋生鞠。鞠生公劉。始遷于豳。路史謂稷生釐。釐生叔均。自后稷至公劉十餘世。而漢劉敬傳。亦曰后稷十餘世至公劉。案世本自公劉歷慶節。皇僕差弗。僞榆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組紺諸。盤十有二世。而生古。公亶父。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自稷至亶父。蓋二十餘世矣。史記以不窋爲后稷子。而又缺辟方侯牟雲都諸。盤四世。遂爲后稷至文王爲十五世。且自夏歷商凡四十五世。而后稷至文王止十五世焉。其亦誤矣。古公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旁國多歸之。古公生王季。歷王季卽位。數伐戎有功。商帝乙賜之。